

新編明人年譜叢刊

章培恒 主編

李東陽年譜

錢振民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新編明人年譜叢刊

章培恒 主編

李東陽年譜

錢振民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

新編明人
年譜叢刊 李東陽年譜

著 者 錢振民

出版者 復旦大學出版社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學激光照排公司

印刷者 復旦大學印刷廠

開 本 八五〇×一一六八 1/32

印 張 十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數 壹仟貳佰

ISBN7-309-01242-9/1·95

責任編輯 杜榮根
封面設計 周建國

定 價 貳拾伍圓

《新編明人年譜叢刊》序

章培恒

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爲《全明詩》所寫的《前言》中曾說：「在我國歷史上，明代與漢、唐相比較，並不是一個值得驕傲的時代。但作爲研究對象，它卻具有與漢、唐同樣的價值。即使從功利主義的態度出發，也仍有可能導致這樣的結論。因爲，我國在鴉片戰爭以後之所以經常處於被侵略和失敗的境地，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自然不能辭其咎，但如果歷史地進行考察，那麼，清代有許多事情其實是在明代種下的因，甚至是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就種下了因。在使我國逐漸陷入悲慘處境這一點上，明、清都是關鍵性的朝代。如所周知，從失誤中吸取教訓，其意義絕不低于從成績中吸取經驗。我們無疑應對明代的研究給予充分的重視。」我是基於這樣的認識來從事《全明詩》的編纂工作的，雖然曾有學者認爲明詩成就不高，編《全明詩》本身就是一種浪費或錯誤，應該立即停止，我卻毫不後悔。而且，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又將若干年輕朋友爲明朝人所寫的這些年譜彙編成叢書，奉獻于讀者之前。因爲，要了一個時代，既需要宏觀的探討，也必須微觀的研究，而在我看來，年譜正是微觀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收在本叢書中的年譜，其實都是作者在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學習期間撰寫的碩士論文。最早

的完成于一九八六年，最晚的完成于一九八八年。當然，在這次出版之前，又都有不同程度的補正。其中《沈周年譜》的作者陳正宏君和《祝允明年譜》的作者陳麥青君是由先師蔣天樞先生指導的，其他作者的導師則由我濫竽充數。但無論是蔣先生還是我自己，對作者在人物評價上的具體觀點都沒有橫加干涉。

據我所知，作者們在撰寫這些年譜時都作了很大的努力，蒐羅了許多資料，並認真地加以考訂和排比。因此，雖然由於這些都是作者的早期成果，不免帶有幼稚的印痕，甚或難有失誤，但對於了解譜主的生平、思想及其與時代的關係，都頗有參考價值，而且，以前還沒有人對作為譜主的這些明代著名人物作過系統的研究，這既增加了作者的工作難度，也使他們的成果更顯得可貴。

我希望以此為開端，能有更多的明人年譜問世。

最後需要的說明的是：本叢書已被列入國家教委八五期間社科規劃，並得到了若干經費資助。在這裏，我們謹對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叙 例

李東陽是我國明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於天順八年舉進士，入翰林。弘治八年入閣，與徐溥、劉健、謝遷共輔朝政。弘治之治，史所稱道。正德改元，武宗昏聩，劉瑾等宦官竊取朝政，殘虐天下。劉健等一批氣節之士憤然去官，李東陽被強留，以首輔輔政。面對劉瑾等熏天的氣焰，李東陽雖然不免因循隱忍，委曲求全，但是也多虧了他調停於其間，多所救正，使得能夠於四年後清除劉瑾，挽回朝政。否則，不僅朝政難於收拾，多少公卿大臣，多少氣節之士，又將慘死在劉瑾的屠刀下。

李東陽弱冠即負文學重名，成化間便執藝苑之牛耳。既入閣，更以宰臣主盟文壇。他喜以文學推挽才俊，獎掖後學。當時愛好文學的士大夫多樂於從之遊，形成了以他為中心的文學隊伍，即茶陵派。其文學理論及作品雖然沒有多少值得特別稱道的東西，而對於長期處於臺閣體籠罩下的文壇來說，無疑如破霧開天的旭日，冉冉升起。否則，繼之而起的李夢陽、何景明等七子的日照中天，則是不可想見的。

研究明代的歷史與文學，顯然都不能撇開李東陽這樣一位在當時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人物。遺憾的是近五百年來，卻沒有一部可以稱得上記載較翔實的年譜，來記錄其行蹟。明正德、嘉靖年間崔傑、清

乾隆年間朱景英，先後編纂有《李文正公年譜》，其實都是極簡略的年表。清嘉慶年間法式善等編纂的《明李文正公年譜》，雖然用功稍勤，亦祇能算作一部簡譜。此譜不僅幾乎沒有譜主文學實績的記載，其記錄政迹，亦多所闕遺。至於譜主的家世、師承、交遊，以及罷相後的生涯，更是付之闕如。

一九八六年起，我在章培恒師的悉心指導下，開始編纂本譜，翌年而粗成。近年來多所補訂，成為現在的樣子。願能有助於明代史學與文學的研究。需要說明者如下：

一、本譜以舊歷紀年。每年之下，以時間先後，逐條列出譜文。註釋及考辨文字，分列於每條譜文之後。對於不能確考年代的行實，一般不予採取，偶有錄入者，則置於該年全部譜文之後，並於註中說明。最後列出該年有關的重要時事。

二、本譜主要以排比史料，考辨史實，來記錄譜主的行蹟。所用史料主要採自譜主及其同時代人的著述，亦注意採錄晚出的資料。

三、譜主致政之前的詩文作品結集為《懷麓堂稿》一百〇三卷，罷相後的詩文則彙為《懷麓堂續稿》二十卷，均刊行於正德年間。清康熙以後的刊刻者不知有《續稿》，徑將《懷麓堂稿》刪併為《懷麓堂全集》一百卷，刊以行世。本譜所用譜主的詩文資料，主要依據正德刻本。值得特別說明的是，本人有幸覓得已瀕於絕版的《懷麓堂續稿》，使譜主罷相後的生涯有了着落。

四、《懷麓堂稿》除了雜記部分外，其餘作品皆以體裁編排。每一體裁中，略可窺見年序，但常有例外。對這些作品一一繫年，既不可能，亦無必要，因而本譜祇注意重要作品的繫年。

五、對於易見史書如《明史》中的傳記資料，本譜一般祇摘其要，而標明卷數，便於讀者檢尋。對於繁多的無法考證其確切年代的資料，本譜不再附錄。

六、本譜中所涉及譜主親屬、師友的生卒年資料，除註明出處者外，一般採自常用工具書如《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等。

七、本譜首列《譜前》，以詳譜主家世，後附《徵引文獻目錄》，以便讀者翻檢。

目 錄

《新編明人年譜叢刊》序		章培恒
叙例		一
譜前		一
年譜		十二
李東陽著述考		二八八
徵引文獻目錄		三〇四

譜 前

李東陽，字賓之，號西涯。筮仕時，嘗自號警齋。茶陵人，以戌籍居京師。

「公姓李氏，東陽名，賓之字也。少居京師。先本湖廣茶陵人。國朝洪武初，以戌籍隸燕山左護衛，後改金吾左衛。」

（楊一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正李公東陽墓誌銘》以下簡稱「楊一清所撰墓誌」）

《懷麓堂集句錄引》自署曰：「成化戊戌夏五月六日西涯識。」案，西涯爲賓之故居所在地，生於斯，長於斯，感情深篤，因以自號（參法式善《西涯考》）。其集中詠西涯之作甚多。如《詩稿》有《重經西涯》詩七首，卷九有《西涯雜詠十二首》，《詩後稿》卷六有《次李白洲督復西涯舊業韻二首》。謝鐸、倪岳、程敏政等人集中《西涯十二詠》之作，亦爲賓之所賦也。約於成化初年，賓之已用「西涯」之號。

同書《詩後稿》卷十《題崔甥畫卷》詩序：「禮部郎中崔甥世興得中書焦瑞家畫卷十幅，皆正統、天順間一時名筆。內有予詩十首，跋一通，皆書「警齋」，而字畫圖印絕不類，疑其僞也。間以質予。予筮仕時，實有此號。」

茶陵李氏，出自臨洮，傳爲唐之西平忠武王晟之後。宋有州同知慶遠者，有惠政於民，始留居茶陵之中洲。

《懷麓堂南行稿·高祖戊戌府君墓表》：「惟我李氏，出自臨洮，譜傳爲西平忠武王之後。王之第十子曰憲，爲觀察使，始居江西。江西之八世諱餘，始遷於茶陵之中洲。」

劉大夏《劉忠宣公遺集》文集卷一《茶陵望德祠記》：「李氏裔出西平，遠不可考。茶陵之始祖在宋爲州同知慶遠，有惠政於民，因留居之。」

倪岳《青谿漫稿》卷十八《壽憩庵李先生詩序》：「李氏本西平忠武王晟之後，世家長沙之茶陵。」

案，李晟，字良器，唐隴右臨洮人。德宗時，以討平叛亂，收復長安諸功，累官至太尉兼中書令，封西平忠武王。《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三有傳。

高祖，名無考，行戊戌。不仕。爲人敦樸謹厚，德浮於言，人稱長者。

《懷麓堂南行稿·高祖戊戌府君墓表》：「茶陵之九世，爲我曾祖考處士諱某，行戊戌。……淳生不及祖考，祖妣賀之存，尚能道曾祖時事。曰：『吾舅爲人，敦樸謹厚，德浮於言。其行吾則不能詳，然人皆曰：是長者也。……』案，是表爲賓之代父之作，故言曾祖。而標題當爲賓之彙編詩文之際所增，故題中稱「高祖」。下同。

族高祖祁，字一初，號希遽，又號危行翁，不二心老人。元末明初詩人，有《雲陽先生集》十卷。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甲前集《李翰林祁》：「祁，字一初，茶陵人。元統元年進士，應奉翰林文字。母老，就養江南，授婺源同知，遷江浙提舉副提舉。母憂，解職歸，隱居永新山中。入國朝，力辭徵辟，年七十餘卒。一初爲左榜進士第二人，其右榜第二則余闕廷心也。嘗爲廷心序《青陽集》，自以爲不得乘一障效死如廷心爲恨。又以爲委質事人，不可終負，見諸詠王明妃及和王子讓之詩。……國兵入永新，一初被傷，儒衣冠僵仆道左。總制新安余茂遣人舁歸，辟正

舍禮之。歿而刻其遺文，爲《雲陽先生集》十卷。」

《懷麓堂文稿》卷二十四《族高祖希邁先生墓表》：「東陽少時，則聞族高祖希邁先生。……及屢見先生書蹟圖印，乃知其號希邁，又號爲危行翁。」

同書卷二十一《敬書雲陽集後》：「右我希邁府君詩文集十卷。……近又見朱大理文徵所藏《清明上河圖》跋尾真蹟，蓋今第十卷所載。後有印曰『不二心老人』，此平生所未聞者。」

曾祖文祥，行繼二。洪武初，以戎遷於京師。爲人質直簡默，不事侈靡。

《懷麓堂文稿》卷三十《先叔父前金吾左衛百戶李公墓誌銘》：「洪武初，吾曾祖繼二府君籍義兵，歷濟南衛，改燕山左護衛。」

楊一清所撰墓誌：「曾祖文祥、祖允興、父淳，皆以公貴。」

《懷麓堂南行稿》·高祖戊七府君墓表：「國朝洪武初，我祖考處士始以戎遷於京師。」案，是表爲賓之代父行素之作，故言祖考。

同書《文後稿》卷八《曾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聞吾祖言，府君質直簡默，不事侈靡。始居北方，風土不習，言語不相解，未久而卒。」

祖允興，字福永，行允三。代父役，與靖難功，授小旗。調金吾左衛，以藝簡入內局。後以坐賈爲養。爲人純孝，樂於賙貧。

《懷麓堂文稿》卷三十《先叔父前金吾左衛百戶李公墓誌銘》：「吾祖允三府君在永樂初與靖難功，授小旗。」

同書《南行稿·高祖戊戌府君墓表》：「國朝洪武初，我祖考處士始以戎遷於京師，實生我先考處士諱允興。」

劉大夏《劉忠宣公遺集》文卷一《茶陵望德祠記》：「先生之祖文祥府君、父福永府君，皆積德累善，晦蹟都邑。」案，據記，知是祠爲賓之父行素之祠，「先生」，即行素也。

《懷麓堂文後稿》卷八《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吾祖人京師，稍長，即代父役。靖難之師，實在行伍。以功當祿，掾吏索米三斗，當得官。時大饑，米斗千錢。府君曰：『官豈可賂得！』竟弗予，止得小旗。調金吾左衛，以藝簡人內局。值初製軍器，每以新意佐官長。官長欲白其功，則謝曰：『我賤者，雖功何益？』終其身不以語人。純孝無偶，刲肉療母。夜禱於神，以刀置碗上，鏗然有聲。不越月而創愈，鄉鄰傳而神之。或以問焉，弗答也。遷居海子之西涯，坐賈爲養。不需厚息，息日滋，則以賙貧者，囊無留資。性不嗜殺，雖蟻蝸之類，必縱使得所。」

祖妣陳氏，武進人。簡默寡言笑，勤儉以持家。

《懷麓堂文後稿》卷八《祖考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祖妣本王氏，從舅氏之姓曰陳，常之武進人。從父上京師，禮配吾祖。簡默寡言笑，躬勤女事。家舊藏祖像，布褐服有補綴處，皆祖妣手所紉製，其儉如此。」

父淳，字行素，號憩庵。醇篤嗜學，博通經史及陰陽地理諸子之說。喜吟詠，精行楷。不仕。天性孝友，授徒以養二親。爲人誠樸坦易。

倪岳《青谿漫稿》卷十八《壽憩庵李先生詩序》：「先生生而醇篤嗜學，博貫經史，兼通陰陽地理諸子之說。喜吟詠，精行楷。尤善大書，魁偉可至數尺，波磔遒勁，得歐顏遺意。景泰初，嘗獻所撰《書法論》。召試禮部，大爲宗伯胡忠安公之所鑒賞，即疏其運筆精熟以聞。偶雜他疏中，竟不獲報而罷，故嗟惋久之。先生亦不屑也。天性孝友，授徒以養二

親。父處士公廢疾，躬侍湯藥，無頃刻離側。如是者十餘年。母夫人忽中風，痰涌咽中，縷縷不絕。輒與其弟行潤甫交口吸取之，連三晝夜不少休，人以爲難。行潤積官至金吾百戶，先生與之處，友愛甚至。姊贅而寡，養之終身，爲婚嫁其子女者數人。教諸子嚴而有法。賓之以文學職侍從，名重海內，猶朝夕警厲弗置。少子東溟雖甚愛，必勉使務學。平日未嘗親斗秤，問市買。憐卹窮困，不計無有。冬月，有丐者祖泣河側，即馳取綿襦予之。與人交，一於誠信。閭閻勢利之流，絕不與接。大夫士相知者，一觸一詠，情意周洽。暇則坐憩庵中，弟勸兄酬，白首輝映，子姓侍側，雍雍如也，蓋有古之風焉。」

《懷麓堂文後稿》卷八《先考贈少傅府君碑陰記》：「先考爲人誠樸坦易，言若不能出口。……工書及詩。每見東陽書，輒不當意，曰：『書自有法，寧可以私意矯揉爲之？』東陽同考禮部，有南士以白金三百兩屬所親告先考。先考辭之。其人曰：『不猶愈於貸乎？』先考怒曰：『吾父子守窮死，豈可爲不義辱？』比考南畿，例有供張，先考曰：『慎勿納其酒，雖吾所愛，亦不可挈。獨不聞意苴事乎？』東陽皆奉命惟謹。……學士之封，具朱衣請客。見輒麾之，曰：『吾不慣此。』燕後忽得寒疾。時值廟齋，東陽歸視湯藥，趣赴院，曰：『還令方急，毋以我故犯法。』其恭慎至此，不亂如此。」

案，賓之父名淳，參前所引楊一清撰墓誌。憩庵，其號也。因居室以爲號，上所引倪文中有「暇則坐憩庵中」一語可證。其字爲行素，岳正《類博稿》卷二有《送李行素封君攜其子東陽編修茶陵訪祖》一詩（賓之侍父省墓茶陵，見成化八年譜）。又，賓之叔父澤字行潤。皆可證賓之父子行素。又，古人名與字意相通。《文選·思立賦》「何道之淳粹兮」註曰：「不澆曰淳」。《淮南子·齊俗》：「衰世之俗……澆天下之淳，析天下之樸」。《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淳、素，皆樸也。賓之父之名與字意正相通。

又案，行素所著《書法論》，正德間，賓之嘗以《憩庵府君字法手稿》爲目刻以行世。參正德六年譜。

母劉氏，東安人。勤儉賢淑。以病早逝，時賓之甫十歲。

《懷麓堂文後稿》卷八《先考贈少傅府君誥命碑陰記》：「先妣出東安武弁，歸先考時年已逾二十。力服勤苦。有酒肉，供饋外必儲爲客具。族鄰外內稱爲賢淑，同然一辭。女婦暴厲者，或從而化。老子長孫相傳，至於今道之不衰。」案，賓之十歲時，其母病逝。參景泰七年譜。

繼母麻氏。儉以爲寶，勤以爲訓，仁以爲德。賓之事之若生母，備極孝養。

汪俊《壽李太夫人九十詩序》：「太夫人李氏，故贈少師憩庵李公之繼室，文正公西涯先生之繼母也。太夫人之賢行，聞於中朝，以達於海內……文正公事太夫人，備極孝養。……太夫人儉以爲寶，自入門以至極貴，未嘗見其增飾，勤以爲訓，自少壯以至耄耋，未嘗見其暇逸，仁以爲德，自子孫以及鄉里，未嘗見其同異」。

叔父澤，字行潤。官至金吾左衛百戶。勤勞孝悌，善處家政。

《懷麓堂文稿》卷三十《先叔父前金吾左衛百戶李公墓誌銘》：「吾祖允三府君在永樂初與靖難功，授小旗，改金吾左衛，尋入內局督工作。正統間，遭疾當代。吾父欲棄學從事，叔父年十六請行，遂以書數受任。器仗名籍，奏牒辭式，心計手錄，雖宿吏老掾，皆自以不及。然悉力勤事，戴星觸霧。或遠涉江漢，未嘗告勤。成化初，以上供恩，擢所鎮撫。久之，遷百戶。弘治初，例罷官，而冠服供事終其身。內領家政，一不煩吾父。躬所營置，必以共俯仰費。及東陽所得祿俸，並聽出納。勺粟寸帛，兩無嫌猜。四十餘年，凡三徙七昏九喪，賓祭饋贈，禮至無算。經制區析，舉無遺憾。其有勞於家又如此。尤篤孝。吾祖廢疾久，扶掖甚至。吾祖母陳宜人痰苦壅，與吾父截葦筒吸之。每談道舊事，至老猶

相對泣下。事吾母劉宜人及今母麻宜人，賤不廢禮。張氏姑貧甚，養其夫子孫三世。凡昏嫁，視財利如土苴。親黨中待以舉火者往往有之，然實無厚積。當其揮金赴急，雖夜囊不給，弗顧也。是亦可謂難已。……叔父諱澤，字行潤。賓之同父兄弟凡四人：賓之其長，仲弟東山，字陟之；叔弟東川，字潛之；季弟東溟，字容之。

《懷麓堂文後稿》卷二十《亡弟東溟墳誌銘》：「吾同父兄弟四人。東山、東川，出先母劉淑人。今弟東溟，乃今母麻太淑人出也。……吾弟生，秀而敏。吾父教以書法，輒能領解。予教以舉子業，有端緒矣。屬病羸乏，因念二仲皆劬書致疾，遂不力就。又不欲使與齊民齒，乃隨例輸粟，獲賜冠服，爲義官。旋復謝去，應選人四夷館習書譯，庶幾得一命以爲太淑人歡。忽大病幾殆，遂喪明。越六七年，以酒得疾，百方療之，竟不起。」

《懷麓堂文續稿》卷八《仲弟東山墓誌銘》：「先考贈特進少師府君娶吾母贈一品夫人劉氏，生吾兄弟三人。東山其仲也，其字曰陟之。生景泰癸酉八月二十五日。吾母棄養時，年甫四歲。今母一品太夫人麻氏鞠成之。陟之羸瘠不勝衣。性孝謹，愉色下氣，言若不能出口，中實耿介，見有不平事，必形諸顏面。布衣蔬食，甘心苦學。飲博狗馬之事，皆耻爲之。習舉子業成，未及試。爲詩辭，亦有思致。翰林侍講東瀨彭先生嘗曰：「京師仕宦家子弟，秀敏固恒事，能敦樸若是者，殆不多見也。」從今翰林編修南屏潘先生學，南屏殊愛之。如東瀨言加以擧斷，自是遂大進。予從先府君攜叔弟東川省墓湖南歸，陟之迓於天津。悲喜交集，感動行路。東川病不起，陟之哀痛次骨。又一年，娶於蕭氏。合卺之夕，號慟不自制。愛季弟東溟，勸使就學。事其嫂劉夫人、岳宜人，禮不少衰。岳病，亟爲馳報其家，遂得疾，逾年而劇。以成化丙申五月十三日卒……年止二十四。

東川字潛之。性行才藝略似。年十九，未娶而卒。……各有遺詩數首，予爲輯爲卷，題之曰《二仲遺哀》云。」

賓之夫人有三。初娶劉氏，繼岳氏，再繼朱氏。劉氏，京師人，累贈一品夫人。岳氏，名德嫻，鄆縣人，蒙

泉先生岳正之女，贈宜人。朱氏，成國公朱儀之女，累封一品夫人。

楊一清所撰墓誌：「初娶劉氏，累贈一品夫人。繼岳氏，蒙泉先生女，贈宜人。再繼朱氏，故成國朱公女，累封一品夫人。」《懷麓堂文後稿》卷三十《句容知縣劉生德機墓誌銘》：「劉氏出順天之順義，世居京師，有名稱。」蓋德機以內弟學於予。」

同書《文稿》卷二十九《外姑宋夫人墓誌銘》：「夫人生子四人，俱殤。女六人，內德嫺歸東陽爲繼室。」

《懷麓堂文續稿》卷十《封成國夫人朱母胡氏墓誌銘》：「吾外姑朱太夫人胡氏，世爲常之武進人，故少保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忠安公諱濂之長女，太子太傅成國公贈特進光祿大夫右柱國太師謚莊簡諱儀之元配，今太子太傅成國公輔之母也。……女四，長適太子太傅魏國徐公備，次適東陽。」

寶之有子四人。長子兆先，字徵伯，岳夫人出。少即能爲歌詩古文，有盛名。性孝友，與朋輩處，謙抑慷慨。年二十七而亡。次子兆同，朱夫人出。早慧，十歲而殤。側子午孫，側出，未周歲而夭。繼子兆蕃，季弟東溟之子，恭謹有文。

《懷麓堂文後稿》卷二十四《兒子兆先墓誌銘》：「吾子兆先，年十八而應試，提學張御史西銘奇之。比入院，病跌而止。二十一復試，不售，以蔭爲國子生。二十四三試，同試者傳誦其文，期必得魁解。偶誤寫題字卷，不得錄。今年二十七，試期且迫，忽病作，小愈，病再作，遂不起。……兆先幼習經義，輒能作老成語。既乃嗜古作，予見所撰述，心頗怪之。會檢《蘇老泉集》不得，久乃知爲所竊，視字已漫矣。蓋自是文思驟發，諸老先生見必駭異，曰：「是故得外祖風格，後當有大名於世。」外祖者，蒙泉岳翁也。其爲歌詩，尤稱自得於古人，樸雅簡淡，言語所不及，獨深領解，有手舞